



繁星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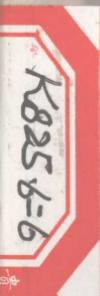
民族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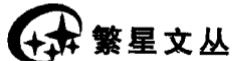
(日)

高比良光司
刘承彦译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繁星文丛

民

(日)

族

高比良光司
刘承彦译

著

魂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魂 / (日)高比良光司著；刘承彦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5

(繁星文丛)

ISBN 7-104-01272-9

I . 民… II . ①高…②刘… III . 传记文学－日本－现代

IV . 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270 号

《民族魂》 (日)高比良光司 著 刘承彦 译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号: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 印刷

20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40 印张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104-01272-9/I·510

定价:235.00 元(本册:9.00 元)

主 编:

李延青

副主编:

赵 海

吴 笛

建 丽

策 划:

阎伯群



总序

河北是一片文艺热土，它历史上兵燹迭起，祸变激烈，风飘雨骤，这一方面给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破坏，另一方面却也促进了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为主体的不同文明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面上的冲撞、胶融和化生，从而为燕赵文化编就了“悲歌慷慨”的棘冠。“悲歌慷慨”，它不仅凸显了燕赵的人文特质，也成为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的一种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的作家、艺术家们，深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笔触直指燕赵儿女多彩的生活人生和人物灵魂的深处，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可圈可点的文艺佳作，为河北文艺的传承、发展和繁荣，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贡献。

毋庸讳言，在商品经济大潮澎湃向前的今天，文艺创作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使文学作品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有的作品经不住商品的冲击而流于庸俗，失去了艺术的魅力，但仍有一部分意志坚定的文艺工作者立于时代潮头，为时代而歌，奏响时代的主旋律，这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历史肯接纳的，正是崇高、真美、精致的灵血之作。我们看到，在美丑杂陈、真伪共存、善恶交

操的现实中，有许许多多心态坚定，不为形役、不为物移的寂寞之士，沉潜于喧嚣之下，贞守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执著于既定的追求，以平和的心态和睿智的目光，去洞察人生，剖解灵魂，诠释生活，默默苦作，为我们的时代锻铸出一批文艺精品；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得以进一步繁荣的希望所在。

希望是温暖的，令人振奋的！

而昭示生活的希望，生命的希望，是文艺工作者不可回避的责任。

日前，廊坊、涿州两地文联的负责同志把他们编辑的“繁星文丛”送到我案头并嘱作序。我欣然应允。我曾在河北工作过，我熟悉那片土地，熟识河北文艺界许多作家、艺术家及业余文艺工作者。我现在虽已离开河北数年，但他们所取得的每一项文艺成就仍使我倍感欣慰。这部丛书的作者大多生活在基层，对生活有着深厚的体悟和挚爱。他们的艺术实践，他们的不懈努力，有助于河北文艺的进一步发展繁荣。

河北的作家、艺术家是有实力的。

是为序。

高健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幼少时期 | (1) |
| 第二章 | 南京时期 | (9) |
| 第三章 | 东京时期 | (15) |
| 第四章 | 仙台时期 | (22) |
| 第五章 | 第二次东京时期 | (28) |
| 第六章 | 浙江时期 | (35) |
| 第七章 | 北京时期(上) | (43) |
| 第八章 | 北京时期(中) | (50) |
| 第九章 | 北京时期(下) | (57) |
| 第十章 | 厦门时期 | (68) |
| 第十一章 | 广州时期 | (76) |
| 第十二章 | 上海时期(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 (85) |
| 第十三章 | 上海时期(一九二九年) | (94) |
| 第十四章 | 上海时期(一九三〇年) | (101) |
| 第十五章 | 上海时期(一九三一年) | (107) |
| 第十六章 | 上海时期(一九三二年) | (116) |
| 第十七章 | 上海时期(一九三三年) | (126) |

| | |
|------------------------|-------|
| 第十八章 上海时期(一九三四年) | (134) |
| 第十九章 上海时期(一九三五年) | (142) |
| 第二十章 上海时期(一九三六年) | (150) |
| 第二十一章 病与死 | (157) |
| 第二十二章 鲁迅其人 | (165) |
| 译注后记 | (172) |
| 附:唐弢先生的信 | (174) |
| 译注参考文献 | (175) |

第一章 幼少时期

鲁迅，1881年9月25日，生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城内东昌坊口^①周家，是长子。

鲁迅，姓周，名树人，幼名樟寿，字豫才。鲁迅这个名字，是38岁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和鲁迅生前有过深交的增田涉^②先生曾在杂志上发表过《鲁迅传》。于是产生过年轻时代到过中国的某个伯父曾给人解释说“姓鲁，名迅传”的笑话。时至今日，鲁迅的名字已广为人知，再没有产生这种误解的余地了。

鲁迅的祖父是进士(科举考试被录取者，位于举人之上——著者注)，在北京作官；父亲是个秀才^③。

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收集在《集外集》)中写道：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他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

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

鲁迅在不满一周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领到离家很近的一家寺院里，拜了那里的和尚为师父，但这决不是出家当和尚，而是根据当时的风俗习惯，害怕长男养不活，为避邪才这样做的。这样，娶有老婆的和尚就成了鲁迅的第一个师父。除了师父和师母外，鲁迅还有三个师兄和二个师弟。关于这些事情的原委和始末，都不是出于鲁迅先生的年谱，而是记述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我的第一个师父》这篇文章里。鲁迅有周作人、周建人、椿寿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不过第三个弟弟和妹妹都夭折了。

关于鲁迅的少年时代，记载于《呐喊·自序》、《呐喊·社戏》以及作为回忆录的《朝花夕拾》等诸篇文章中。

鲁迅生长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和人民倍受苦难的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鲁迅13岁时遭受的“很大的变故”，是祖父因考场案而入狱。从前，周家是地方上的名家。清明节扫墓的时候，用来煮饭的船，厨师乘坐的船，以及佣人们乘坐的船，达十余只，很是豪华有势。然而由于祖父的人狱而一下子破落了。当鲁迅家声望好时经常来奉承的亲戚朋友们也都很快变得冷淡起来了。紧跟而来的打击是父亲的病。

鲁迅逐渐长大了。他从祖母和保姆阿长那里听到了

关于太平天国和其他一些很有趣的故事。他养的蟋蟀经常在家里的百草园中游玩，并且敢于同猫格斗。在他的床前还贴着一些“八戒招亲”和“老鼠出嫁”之类的画。元宵节前的晚上，他就一直等着很有魅力的“老鼠成亲”的仪仗从床下出来。

在外祖母家里，鲁迅还结识了又捡贝壳又捕鸟的幼年时期的朋友——闰土^④。

在百草园中，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和覆盆子等等，还有叫着的蝉，飞着的黄蜂，叫天子（云雀）直冲云霄。百草园是幼年时期鲁迅的乐园。

但是，到了1893年，当鲁迅12岁时，就进了附近的三味书屋，不得不和“百草园”分别了。

再见，我的蟋蟀们！再见，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在三味书屋里，鲁迅读的是《四书》，《五经》。但是，他一有空就画画，并热心地收集了《二十四孝图》等画册。

祖父的下狱和父亲的病使环境发生了变化。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从此，鲁迅开始了每天进入当铺和药房的生活。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呐喊·自序》）

因为医生是有名的，所以处方的药引也就经常地变化。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对的蟋蟀，结红子的平地木等等，都是难得的东西。

“蟋蟀一对”也是“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在中国，“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

鲁迅父亲的病渐渐变重了，医生最后说“舌乃心之灵苗”，劝吃“败鼓皮丸”。这是用旧的鼓皮做成的丸药，一盒二元钱^⑤，出诊费是一元四角。但就是这样贵重的药也没有用，水肿依然打不破，肚子象大鼓一样，只好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只是痛苦地喘着气。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在鲁迅的脑子里有时电光一闪似地想道：“还是快点喘完了罢……”但又立刻觉得这想法不应该，是犯罪。

父亲咽气前，住在本院里精通礼节的衍太太，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就给他换了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

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手里。衍太太劝鲁迅说：“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因为这么一喊，父亲就不会再从阴府里回来了。

“父亲！父亲！”

鲁迅连续喊着，父亲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

衍太太催促着。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

“父亲！！”

鲁迅到父亲最后咽气，也还在继续喊着。

鲁迅写的《父亲的病》（收集在《朝花夕拾》中）最后是这样结束的：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自己的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都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鲁迅的父亲死于 1896 年 10 月，终年 37 岁。当时鲁迅仅十五岁。那时他家的四五十亩水田已经差不多卖光了。

鲁迅的幼少年时代，是在民不聊生、家庭没落、环境急剧变化的中国黑暗社会中度过的，然而大自然却始终是生机勃勃的。

私塾的封建教育和陈规旧矩，在幼小的鲁迅心灵里，

埋下了憎恨封建礼教和旧道德的种子，再加上父亲的死，使鲁迅对于旧中医的胡说八道非常反感，这就促使他后来走上了学习新医学的道路。从《呐喊·自序》和《二十四孝图》、《藤野先生》(都收集在《朝花夕拾》中)等作品中能够看出其经纬。

与此相反，鲁迅却和保姆阿长以及闰土等人建立了感情，表现了对劳动人民和大自然的热爱。从那以后，鲁迅感到故乡难以住下去了。

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呐喊·自序》)

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须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知县以上的地方官的政治助理员——著者注)或商人，——这是我乡没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海军的学校——著者注)了，分在机关科。(《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再见，百草园！再见，故乡绍兴！

鲁迅到南京成为江南水师学堂机关科的公费生，其时是 1898 年 5 月。

译者注释

① 原文为“东昌坂口”，系笔误或印刷错误。据 1979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鲍昌和邱文治合编的《鲁迅年谱》(下简称《鲁迅年谱》)：1881 年 9 月 25 日(夏历辛巳年八月初三)，鲁迅诞生在浙江省绍兴城内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宅。初时取名樟寿，字豫才。1898 年，当其 18 岁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时，担任学堂监督的叔祖周椒生替他改名为周树人。1918 年发表《狂人日记》时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一笔名。据作者自己解释说：“迅”是“承讯行而来的”；“‘鲁’是因为(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实际上，它有奋进向前之含意。

② 增田涉(1903—1977)，生于日本岛根县，是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也是鲁迅思想研究者。1931 年 3 月为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来上海，朝夕向鲁迅请教，成了鲁迅晚年的朋友。1931 年 12 月 2 日，在其归国前，鲁迅赠诗一首《送增田涉君归国》：“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著有《鲁迅的印象》、《鲁迅传》等书，他的著作为研究鲁迅生平、作品思想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他还与佐藤春夫合译了《鲁迅选集》等书。

③ 鲁迅父亲周凤仪，字伯宜。曾考中会稽县学生员，但其后数应乡试未中，在家闲居。1894 年中，当听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心情忧虑，曾表示要送儿子去西洋或日本留学，以便回国之后可以救国，适见其爱国之心。

④ 闰土，是鲁迅小说《故乡》中一个朴实农民的艺术典型。其

原型是鲁迅少年时的朋友章闰水。据《鲁迅年谱》：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十二岁。鲁迅经常到新台门后面的百草园游玩，还到农民章福庆的工场去看他编制竹器。冬底，章福庆的儿子闰水进城来，鲁迅和他成了好朋友。从闰水处，鲁迅听到更多海滨农村的有趣故事。因此，从鲁迅作品和有关记载看，鲁迅是在故乡而不是在外祖母家与闰土初识的。

⑤ 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是这样写的：“‘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可见，一盒两元钱，指的是“一种丹”，而不是“败鼓皮丸”。

第二章 南京时期

鲁迅从1898年5月到1902年去日本留学前，其间是在南京的学校度过的。

祖父下狱后的第二年，即1894年，发生了日中战争。1898年，胶洲湾（德国）、旅大（俄国）、九洲半岛（英国）、威海卫（英国）等相继被租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吞食，令人发指。鲁迅家族的没落是偶然的，但却反映了处于危急存亡紧要关头的中国知识分子阶级没落的必然性。面临没落危机的决不是鲁迅一家，而是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

鲁迅是这样描写他离别故乡奔赴南京时的心情的：

好。那么，走罢！

但是，那里去呢？S城（绍兴——著者注）人的脸早已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们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朝花夕拾·琐记》）

鲁迅入学的江南水师学堂，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官吏们为推进“洋务运动”于1890年设立的。